

“地雷大王”郭炳旺



馆藏文物

抗战时期吕梁英雄辈出,尤其是游击战术的成功运用和民兵制雷并广泛参战,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,在吕梁山无数大大小小的战斗中,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民兵英雄,演绎出了一个又一个抗战传奇。晋绥边区地雷大王郭炳旺,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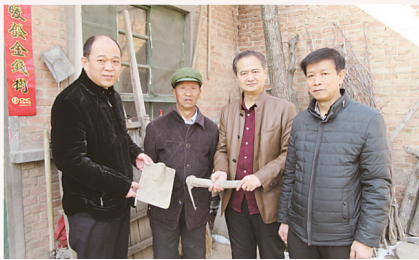
在著名作家马烽、西戎合著的长篇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中,记录了一个曾经轰动晋绥边区脍炙人口的民兵自制“地雷”,打击敌人的英雄故事,成为几代吕梁人的美好记忆;在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里珍藏有木质的地雷模具,就是《吕梁英雄传》中人物原型的遗物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晋绥边区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雷战。鬼子进村,脚下有踏雷,门上有吊雷,门后有弓雷,床下有拉雷,草木皆兵,真真假假,虚实虚实,弄得鬼子不停地挨炸。而《吕梁英雄传》中塑造的传奇人物的原型叫郭炳旺。1917年,他出生于临县后甘泉村,少时因家境贫寒,靠当佣工谋生。当日本侵略者铁蹄踏入家乡后,到处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百姓四处躲藏,无家可归。此事激起了郭炳旺心中怒火,缘于家仇国恨,他便报名参加民兵组织,积极投身抗日斗争,25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当时,地雷是杀伤敌人的最有力武器,可惜因“铁”原料缺乏,无法满足制雷的需求。郭炳旺打小就有点子、爱出招,他亲眼目睹了日寇惨无人道的行为,怒火中烧,急中生智,灵机一动,就思谋着用自家做爆竹的绝活儿来试制地雷。于是,或跋山涉水搜寻石料,或左思右想搞起研发。他尝试着在石头中间凿个孔儿,也还尝试着用木模具做陶雷和瓷雷,然后就将木炭、火硝、硫磺按照一定比例搭配后碾制成粉面,经过在锅里炒匀,随将炸药粉儿灌入石



晋绥边区“特等民兵英雄”郭炳旺之子郭玉祥向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馆长高宇峰捐赠革命文物



郭炳旺之子郭玉珍、郭玉祥向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捐赠埋地雷工具

孔中,最后插上引爆的管线,就这样一枚枚地雷经他巧手加工就应运而生了。

1943年秋,郭炳旺打探到日军又要扫荡临县岐道了,他急切地要将自己的成果在鬼子身上做实验,迅速组织民兵摆下地雷阵。当“看家雷”“守门雷”等刚刚埋好后,日军就到

了村边。前面的日军用长长的杆子到处划圈,作标记,企图绕过地雷进村。然而,鬼子刚走进雷区,就听见几声巨响,一群鬼子瞬间鬼哭狼嚎,有个汉奸被炸断了腿,有的鬼子直接被炸死。鬼子这时气急败坏,就逼着汉奸带日军抢劫打谷场上的谷子,当两个日军刚把两袋谷子抱起,又是“轰”的一声,两个鬼子当场毙命,日军吓得落荒而逃。

郭炳旺等民兵高喊着:“炸得爽!打得好!”神出鬼没、威力无穷的地雷战就这样在全县遍地开花,多次打的鬼子屁滚尿流,心惊胆颤。据统计,仅1942年秋到1943年6月间,郭炳旺率民兵们不断自制地雷,连续作战30余次,击毙日伪军数十人,一度使得敌人闻风丧胆,龟缩在据点里,不敢“越雷池”半步。

一时间,在郭炳旺创新制雷法的启发引导下,许多民兵脑洞大开,他们或拿瓶子、茶壶,或用瓦罐,甚至洋油桶等多种器具自制了许许多多的地雷,创造了10多种地雷和30多种埋雷方式,譬如水雷、飞行雷、马尾雷、防潮雷、丁字雷、标语雷、梅花雷、连环雷、子母雷、头发丝雷、子母拉环雷等。只要鬼子进村,脚下有踏雷,门上有吊雷,门后有弓雷,床下有拉雷,水井里的雷叫“蜻蜓点水雷”,柳枝上的雷叫“抬头见喜雷”,这么多的地雷为鬼子摆上了一席丰盛的地雷宴。你可别小瞧这土玩意儿,当年在吕梁山全民抗战中,可谓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地雷战。地雷战的成功实践,大大鼓舞了晋绥边区军民抗日的革命斗志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抗战奇迹,书写了一段抗战辉煌史诗。

郭炳旺创新研发的拉线和拌线等地雷战法,被晋绥军民誉为“地雷大王”。郭炳旺因此成为晋绥边区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,不仅荣获“朱总司令奖章”、“特等民兵英雄”等光荣称号,还得到了西北考察团中外记者的高度赞扬。

美国记者哈里森·福尔曼在经贺龙师长推荐后,对郭炳旺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战地采访。如今,在吕梁山革命博物馆还留存有几张珍贵的采访照片,见证了这一历史情景。

时光荏苒近80年,追忆那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,说起地雷战,晋绥儿女至今耳熟能详,记忆犹新;说起郭炳旺等民兵英雄故事,可谓脍炙人口,令人敬佩。历史风云虽不在,但革命精神永存。

都扎入萝卜里清除了,免得混进鸡肉里。他还讲过做面条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和面,待面醒过来后,那股筋道劲就出来了,面条才不粘连,才可口好吃。他还讲过怎样钓鱼、捉蟹、网蜻蜓、抓蛤蟆等等,我常常被他讲得入了迷,并且老是问三问四的,他都耐心地给我解释,一点也不厌烦。

那次八路军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,临走时,有七八个中青年追着撵着跟部队走了,成为了光荣的八路军战士。我因为年纪太小,就悄悄与秦刚约定,过几年我也要参军入伍,上战场打敌人,到时候我们战场上见。第二年,也就是1948年底,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,秦刚还特意请了两天假来看我,还给我带来两颗二十多公分高铜质的炮弹壳,成为我与小朋友们炫耀的宝贝,一直保存到1958年。

后来,秦刚在赴朝作战之前的1950年曾给我来过一封信,信中鼓励我好好学习,长大后争取参军,实现当初的诺言,当一个好兵。但那封信只盖了个军邮戳,没有具体地址,我也就无法回信。待到1953年,我在锦州读初中二年级时,学校组织我们同学与回国休养的志愿军战士联欢时,和我结对子的是一名朝鲜族战士,我曾托他给打听听过,可惜也没有任何消息。以后我读到中专毕业,分配了工作,也就没有了参军的机会了,没有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,兑现我与秦刚的约定,是我终生的遗憾。

战地采访珍贵照片



郭炳旺(右一)和他的战友自制地雷



右一为哈里森·福尔曼



岐道民兵郭炳旺(左二)、刘汝连(左一)、刘子忠(左三)、刘尚义(左四)

(文、图均由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提供)



我的军人情结

□ 郭雪萍

从小我就特别的崇拜军人,感觉他们是那么英姿飒爽,精神抖擞,想象着长大了自己也能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。记得上学时有篇关于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叙事诗,语句明快,铿锵对仗,读来朗朗上口,当时被我背得滚瓜烂熟,直到现在我都是记忆犹新:昨夜见军帖,可汗大点兵,军书十二卷,卷卷有爷名……万里赴戎机,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,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,壮士十年归……歌颂了木兰的爱国热忱,以及热爱和平生活的高尚情操。

后来弟弟成了一名军人,那时他在北京武警中队,每次看到他穿着军装执勤的照片,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荣誉、命令、责任,和肩上的那份光荣的使命。弟弟总是说部队生活中的那些点点滴滴,将永远铭记在他的心中,成为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他说执勤或者训练虽然苦了些,累了些,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?一身戎装,一生荣光,只要穿上了那身绿军装,就是这世间最可爱的人!

如今的我已步入了中年,可是那份军人情结依然还是那么的浓烈,特别是看到疫情期间中国军人驰援武汉、灾情发生后战士们奔波在抗洪抢险第一线……那么多感人的事,不禁让人热泪盈眶,更加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,战士们的至诚,以及军民情深的那份难得与可贵。

让我们再一次为我们最可爱的人点赞!祝愿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!繁荣昌盛!

我与解放军小战士有个约定

□ 韩长绵

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的一天,六岁的我在村里玩耍时,偶然听到两个老婆婆在谈论我当时还不太懂的事儿。一个说:“了不得了,关那边闹起了‘共产党八路军’,分田分地,没有土地的穷人都翻身了。”另一个接话说:“那么好的队伍什么时候也能到东北来,咱们不就有土地种了?”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“共产党八路军”,而且也希望这是真的,但我还是不敢相信,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情?

可就在第二年的春天,我却亲眼见到了“共产党八路军”。那是在我家门前的小河沟里,从南向北奔跑着一支由十余名身着灰色军装的军人组成的队伍,他们个个肩挎长枪,腰别手榴弹,那急匆匆的样子好像是去执行一项紧急的任务。听大人说,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,当时的印象以为共产党就是八路军,八路军就是共产党,直观地感觉他们都是好人。

后来我们这里成了解放区,这样的队伍见多了,他们住在谁家,谁家的院子干干净净,谁家的水缸满满当当。1947年10月,八路军(此时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阶段,应该叫解放军了,可老百姓都习惯叫他们为八路军)一个营进驻了我们村,我们家和邻居大爷家合住了一个排。这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八路军,乡亲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笑不拢嘴,都将热炕头让给亲人们住,将高粱米大白菜送到他们的伙房,因为大家都知道,八路军一来,这穷日子就快熬

到头了。

住在我家西屋炕头的是一个伤病员,没过两天我就与他混熟了。他说他是四川人,名叫秦刚,虚岁十八,已当了三年兵啦,最近在一次战斗中挂了彩,腿肚子被子弹穿过,还好没有伤到骨头。他对我,就像大哥哥待小弟弟一样,他每顿吃病号饭都说吃不那么多,总要我给他拨出一点,让我解解馋。他给我讲战斗故事,讲军队里的纪律严明,讲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深,讲四川的风土人情,讲有趣的故事。
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,他们班在行军途中与一个连的敌军遭遇,由于他们抢占到了有利高地,坡下被打死的敌人成堆成摞,他们班也只剩下他与班长俩人,而且子弹、手榴弹都打光了,他俩机智地趁着敌人暂停攻击的空隙,从坡下拽回两具敌人的尸体,剥下衣服,将自己的灰军装给两个死人穿上,他俩换上敌人的服装,脸上身上再涂抹些泥水以及血污等脏东西,让人辨别不出本来的模样,然后迅速滚进坡下敌人的尸体堆里伪装成死尸,静等敌人下一次反攻的到来。当敌人又一次气势汹汹地冲上来后,发现无人抵抗,就以八路军已经全被消灭了,在山头上好一顿鸣枪庆祝,然后就兴冲冲回去报捷请功去了。他俩则在天黑之后逃离此地,又经一番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自己的部队。

秦刚还给我讲过炖鸡的窍门,将整鸡剁块之后,用半个大萝卜拍几遍,这样碎骨头渣就